



生可法

剧作选



前 言

生可法 1941 年 12 月生于北京东四牌楼礼士胡同。童年在丹东凤城市长大。他的一生极其坎坷。祖父、父亲两代人被极左路线迫害至死。（一九七八年平反）为此他虽然学习极其优秀，但两年才考上中学。中学毕业后虽然考取了鲁迅美术学院但却不予录取。为此他含恨折笔，从此不再作画。不得已中学毕业后即上师专，然后被迫去农村任教。那时他不仅美术较好，同时体育、音乐、书法、戏剧样样精通。于是于一九六〇年考入丹东文工团，六二年由于文工团变成鲜族歌舞队，而调到本溪话剧团（现为艺术剧院）。文化大革命，被下放农村，插队三年。为充实自己，他先后在党校进修四年，师范大学进修四年。由于他刻苦不服输，很快成为“手持双枪”的人才。（既是高级演员，又是高级编剧）

他曾扮演周恩来、张学良、童阿男等几十个主要角色，同时在剧本创作上一发不可收拾。剧本在中央、东三省、辽宁省多次获奖。在本溪十次获创作一等奖。并两次获曹禺戏剧文学奖和全国探索性小品大奖。几十年来共创作大型话剧六十多个，创作小品三百多个。他创作的儿童戏“多彩世界”由鞍山艺术剧院演出，不仅在中央获文化部大奖，而且相继演出十多年，共演出三千六百多场（还将继续演出），创全国演出最高记录。同时获鞍山精神文明“五个一工程奖”，辽宁省精神文明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。他常引用一句话。花岗岩台阶：“我们是兄弟，都是花岗岩，为什么人们总是踩着我去膜拜你？”花岗岩佛像：“因为你只受了四刀，而我经受了千刀万剐。”

太 翁

目 录

话 剧

老爷子的悲哀·····	1
多彩世界·····	32
森林王国的小故事·····	59
逃婚·····	77
双喜临门·····	118
梦幻·····	147
王子与贫儿·····	170
岁月如歌·····	201

小 品

现在都这样·····	226
BB 绸·····	231
垃圾万岁·····	235
润物细无声·····	239
这茅台我收下啦·····	243
卖瓜·····	248

老爷子的悲哀

获本溪一等奖

(家庭反腐戏)

二〇〇五年

时 间:现代

地 点:老宋头家,宋河家

人 物:

老宋头——66岁,农民驮背

宋大妈——老伴60岁

宋 河——大儿子,木器公司经理43岁

月 珠——大儿媳,乡计生委40岁

宋 雨——二儿子,乡税务负责人35岁

方 方——二儿媳,选矿厂会计33岁

宋 涛——三儿子,原木器厂工人,残疾26岁

肖 妹——宋涛朋友,木器厂打字员24岁

美 兰——女儿,待业23岁

李 想——美兰朋友,待业25岁

吴老头——农民70耳聋

工 人——八人

序幕

地 点:宋河家

布 景:一个富裕家庭

幕 启:在闪电闷雷中大幕拉开。李想不知道什么时候闯了进来。他头上包着药布,用大锤砸着屋里的东西,用手撕着东西,突然发现一个皮箱里全

是钱。李想惊呆了。

李 想：啊，这么多钱？！真是报应。

〔李想拿起钱刚要走，月珠回来了。闪电霹雳。〕

月 珠：哟，门怎么开啦？怎么，宋河回来啦？不对呀，今天他去市里啦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啊你你是谁？你是干什么的？

李 想：我是检察院的。

月 珠：检察院？你到我家干什么？你，你把钱给我放下。检察院，你根本不是检察院的，你是贼。

李 想：你老头他是大贼，要是日本鬼子再来，我首先把他交出去。

月 珠：你把钱给我放下，不然我就喊人啦！

李 想：喊人？

〔李想举起了大锤。〕

闪电，霹雳。

月 珠：你要干什么？你……你还要杀人？

李 想：你给我走开，不然我就不客气啦。

月 珠：小兄弟，咱们无怨无仇，我求你啦！我弄这些钱也不容易呀，我知道你也是生活没有着落，可是看在老姐姐的份上，你不能都拿走啊！那样老姐姐就不能活了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你可怜可怜我吧。李想打着隔。

月 珠：小兄弟，办事不要太绝了。我看这样吧，咱们三七开，我七你三，你看怎么样？

李 想：（冷笑）不行我七你三。

月 珠：小兄弟，说句实在话，你要是都拿走，这是居民区，我一喊，你也走不了。我看还是好说好散，谁也别伤害谁，我看就这样，咱们一半一半，你走你的，咱们两方便。小兄弟，我求求你啦。

〔闪电霹雳。〕

〔李想将钱拿出一半，转身逃走。〕

月 珠：我的天呐，你可把我坑苦了！来人呐，来人呐！

〔霹雳 落幕〕

第一场

地 点：老宋头家。这是一个农村平房但很宽敞。地上堆着许多礼品。

幕 起：〔宋涛和肖妹边糊火柴盒边唠着嗑。美兰和李想挂着寿字。〕

肖 妹:我不知道宋大爷今天过生日。

宋 涛:算了,心意到就行了,用不着花钱。

美 兰:(玩笑地)三哥,谈恋爱也得看看地方,到屋里去多好,又严紧又背静,亲个嘴别人也看着不着。

宋 涛:去、去!你干你的,我的事用不着你管。

美 兰:好,好,我多嘴。我看你呀,还不如到广播站去谈多好,全乡的人都能听到。(唱)我爱你呀,我爱你!

李 想:光说话,寿倒了。

美 兰:瞎说,哪有这么说话的。人家都说福到了,哪有说寿到了。教我爸听到不消你。

〔宋涛,肖妹大笑。〕

美 兰:三哥你笑什么。要不是看你们谈恋爱,能拿倒吗?

宋 涛:你就是个小辣椒,得理不让人。

李 想:你还挺厉害呀!

美 兰:你看不上我,你就走。

李 想:你看说来劲就来劲啦,小辣椒。

美 兰:你……

〔宋涛,肖妹大笑。〕

美 兰:三哥,你再笑我生气啦。

宋 涛:人家都说女孩子耳朵软将来受欺负,看来我小妹的耳朵不软。

美 兰:你说对了,耳朵最软的是三哥。对不对,对不对?

宋 涛:对,对,对!

〔众人笑。〕

宋 涛:我知道,你对我挺好,可是做人得有良心。我是残疾人,什么重活也干不了。将来和我结婚那不是受罪吗?你的心我领了。你还是找一个合适的吧。看到我们这样,我爸爸也不忍心。怕我连累你。

肖 妹:别说了,你说你有良心,可我也要良心。咱们车间发生大火,要不是为了救我,你能落下残疾吗?咱们厂子效益不好,在经济上不能给你帮助,可我不能看着你不管。我妈知道你现在的情况,她叫我好好扶持你。

〔老宋头,宋大妈上。〕

老宋头：美兰，干什么呢？

美 兰：给你挂寿字。

老宋头：真是多余，我一个老农民，过生日就过生日呗，整这么大扯干什么。你爸三下江南，一个行李一条枪，抗美援朝把命掖在裤带里。什么也不讲究。这老了老了，还整上景啦。

宋大妈：孩子们愿意整，就叫他们整。66 是大寿吗！

美 兰：爸，小米加步枪年代过去啦。现在是中国特色，大鱼加大肉。有钱就玩，有东西就造。老人过生日可劲造，钱是王八蛋，花完了再攒。

老宋头：你个丫头片子，连个撵都没有，你懂个屁！

宋大妈：又来了，又来了！不会好好说。左个屁，右个屁，总带响，不怕人笑话。

美 兰：我爸是老神仙，咱家一把手，好好说就掉架了。

宋大妈：（指李想）这个小伙，大高个，他是谁？

美 兰：李想，这是我爸我妈。

李 想：大爷，大娘！（敬礼）

宋大妈：他是…

美 兰：他是我男朋友。

老宋头：（有些不高兴）什么，什么？男朋友？他在哪工作啊？

美 兰：和我一样，待业。

宋大妈：啊呀，你这头…

李 想：不小心碰的。

老宋头：（指美兰）你呀，中学毕了业就回家，整天在外边疯。到县里跳舞唱歌，这又找男朋友，你说你将来往那个串上穿呐！

美 兰：跳舞怎么的，流行！

老宋头：流行就好？流行感冒你也要？

美 兰：爸，人老了，就好好享受。俺们的事你用不着管。没工作我当农民。江泽民主席都说以农业为主吗！你不也是农民吗？我妈不也是农民吗？你们一天不也挺乐呵？有什么不好？

老宋头：美兰你…

美 兰：行啦，爸，今天是你 66 大寿，饭菜都准备好了。一会儿你和我妈什么也别管，就管接待客人。

老宋头：哟，肖妹来啦！

肖 妹:大爷!大娘!

宋大妈:是小肖啊!

肖 妹:大爷,我刚才听说您过生日。一会儿我给您买几瓶酒,为您祝寿。

老宋头:啥也不用买,你来我就高兴啦!你们唠,你们唠,我到后面去看看。

(下)

宋大妈:肖妹啊,你是个好丫头。人生在世,随缘而来,随缘而去。你们俩也是有缘份呐!

〔宋大妈、美兰、李想下。〕

〔场上只剩下宋涛和肖妹。〕

肖 妹:宋涛,咱俩的事就这么定了。别的什么也别说了。没有你就没有我今天,我不能忘本。你大哥那个人也挺好,是他把我从车间调上管电脑的。要是和他说一说能不能叫县里民政局帮忙给你找个工作?

宋 涛:肖妹,你让我说什么好呢?你是个好姑娘,你心地善良,对我也非常好。我好感激你呀!可是咱俩的事我想了很久很久。我是残疾人,现在拄着棍子能走,年纪大了说不定我会摊患,在坑上吃,在坑上拉。你要是跟了我,你会痛苦一辈子。我那不是害你吗?我不忍心看到你那样啊!所以我求你啦,离开我吧!

肖 妹:别说了,别说了,我不听!(流泪)

〔李想拿着一幅标语欲贴。宋河,月珠上。〕

宋 河:哟,这不是肖妹吗?

肖 妹:宋厂长。

宋 河:在家里,什么厂长厂长,叫大哥。

肖 妹:大哥!

宋 河:(对宋涛)咱爸咱妈呢?

宋 涛:在后屋。

〔宋河下。〕

〔宋涛,肖妹下。〕

〔月珠帮李想贴标语。〕

月 珠:什么?是你?

李 想:怎么,你是…

月 珠:这是我公公家。

李 想：你是美兰的大嫂？

月 珠：你是干什么的？

李 想：我是美兰的朋友。

月 珠：你是美兰的朋友？真是见了鬼啦！

李 想：我也没想到宋厂长是美兰的哥哥。

月 珠：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你是谁的朋友，你必须把钱给我送回来。不然我饶不了你！

李 想：要是叫我看，你还不这样好。你要是撕破了脸，我就把事全端出来。反正我是个农民。你可是乡里的干部。

月 珠：好，我不跟你争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你既然是美兰的朋友，你就应当保护宋厂长，尊重宋厂长。将来他就是你哥哥。

李 想：按道理是这样，可我的哥哥当干部，他就应当是好干部，不给家庭丢脸的干部。

月 珠：不管怎么说，钱你必须给我拿回来。

李 想：你放心，我一个子也没动。可要我交出来有一个条件。只要宋厂长把钱交回工厂，钱我马上交。

月 珠：你……你这个小鳖崽子，你成心想败坏这个家。

李 想：你错了，我是爱护这个家。如果你认为这件事不怕人，那好，一会儿宋大爷来了，咱们叫他评评理。

月 珠：好啦，我不跟你说了，这件事你不许告诉美兰，也不许告诉老头。〔美兰上。〕

美 兰：哟，大嫂怎么，你们认识？

月 珠：啊……认识，认识。

美 兰：大嫂，你们回家就空着手，什么也没给爸买？

月 珠：你大哥……一会儿再跟你说。

美 兰：（指地上东西）我和李想都没工作，可这是俺们给爸买的。

月 珠：好……好……一会儿……（下）

〔老宋头，宋大妈，宋河上。〕

老宋头：啊呀，美兰，你干什么呐？还贴什么？赶快帮着忙活忙活饭。

美 兰：李想，你快去看看。

〔李想跑下。〕

〔木器厂几个同事上。〕

甲：经理我给宋大爷行礼啦，祝您老长命百岁，在这写礼吧！

宋河：兰子，你给记记。

〔甲拿出钱和礼品。〕

宋河：这是老赵。

美兰：祝寿金500元，点心四盒，水果酒四瓶。

宋河：花这些钱干什么！

甲：拿不出手，拿不出手。

老宋头：这我能受得了吗？

宋大妈：钱挺金贵的，怎么好意思要啊！

老宋头：他们是…

宋河：都是俺们厂子的。

乙：这是我的意思。

宋河：老钱同志。

乙：（行礼）我给老爷子祝寿。

美兰：祝寿金500元，白酒四瓶，香烟四条，啊呀这还是活的。

乙：雄蚕蛾五斤。

老宋头：什么？雄蚕蛾？

乙：这个…这是男人菜。您老虽然岁数大点，可吃了它管用。

老宋头：这东西…

宋大妈：啊呀，别问啦，那是糊弄城里有钱人的菜。

乙：大婶子，那可不一样，我卖给城里的有公有母，可我给大叔的，这是一个挑出来的，全是公子。吃了它绷绷的。

老宋头：怎么，我老宋头吃了它就变成小伙啦？

乙：现在开放啦，老年人也不能干靠。就是不顶小伙，也造一阵子。

〔众人笑。〕

老宋头：你看这事闹的，还雄蚕蛾。

宋大妈：行啦，行啦！

丙：这是我的意思。

宋河：他是老陈。

老宋头：这是什么？

丙：我家是养鱼专业户，这是鱼。

美兰：鲜鱼二百斤。

丁：我也没准备，这是现成的，家养的。

宋河：这是老李。

老宋头：啊？

美兰：王八，王八，一二三四五……一共二十个。

宋河：这叫甲鱼。

老宋头：不行，不行，哪有这么送礼的，这不造差皮啦。这王八好几百一个呀！

宋大妈：这不叫人眼晕吗！

美兰：快请到后屋吃饭吧！

〔四人下，又来了四人。〕

〔美兰写着礼单。〕

四人放着礼品，给着钱。

宋河：（介绍地）老周，老武，老郑，老王。

〔四人给老宋头鞠着躬。〕

A：给您老祝寿。

B：给您老祝寿。

C：给您老祝寿。

D：给您老祝寿。

〔四人去后屋。〕

老宋头：这这叫什么事儿啊？

美兰：改革开放，不要白不要。

老宋头：这……都是冲着你来的？

宋河：人情是把锯，你有来我有去。这算个什么事。

老宋头：什么，什么，算个什么事？现在城里有些人除了板凳腿，什么带腿的都吃。除了皮大衣，什么带毛的都吃。一个个贪官，放屁都能喷出油花来。我要是这样，我不和他们一样？不行，不行，你叫他们都给我拿回去。我吃苞米碴子，刺马芽就挺好。

宋河：爸，你这老脑筋真是够呛，人家都说外国人是“大猴子”变的，中国人是“小猴子”变的，小猴子就是没见过大世面。

老宋头：你胡扯些什么，什么大猴子，小猴子的。小猴子怎么的？小猴子爬树爬

的更高。(看着礼品)我算看明白啦,我老宋头是个农民,有什么可攀的?我这么大岁数啦,还能淹几次酸菜?还能糊几次窗户缝?再有几年也就卷廉子啦。这都是冲你来的。你这个厂长,要是这么个干法,我看快了。我说过,我过生日,把乡亲们请来,坐一坐,吃一点,聊一聊,就完事。可这叫什么?一个人就递好几百块,那是几个月的工资啊!谁家没有老婆,谁家没有孩子?咳,现在这年头,这是怎么啦,谁有权利谁是爷。我三下江南的时候,就是一个行李一条枪。抗美援朝的时候,把命掖在裤腰带上。一把炒面一口雪。现在……你妈讲话啦,看了叫人眼晕。美兰,回头你把这些钱归拢归拢,给人家送回去。那些活物都拿走。

美 兰:用的着吗?

宋 河:爸,你要送回去,这不打人家脸吗?

老宋头:打就打啦。兰子,去!

宋大妈:还站着干什么?快去!咱是正经人家,可不能当那东吃一口,西吃一口,专门祸害庄稼的掠道驴。

〔美兰不情愿地下。〕

老宋头:(摸着礼品)你看看,你看看。

宋大妈:这路事,咱也没经到过。这也不好办呐。咳!头疼要烧纸,肚疼要拉屎,顺其自然吧。

老宋头:自什么然,这赶上给皇上进贡啦。

〔老宋头坐到凳子上。〕

宋 河:(拿出一个钥匙)爸爸,这是给你的。就算我和月珠给您祝寿,过完生日搬到镇里去。

老宋头:这是什么?

宋 河:我给您弄了间房子,是厂子给的。

老宋头:呵,你比你那些同事还厉害,给我房子?咱堡子有两三家是你们厂子的,一家三辈子住一间破草房。你看没看见?你问过没问过?你妈,我,还有你三弟,三个人住了三间房,这就够宽敞了。你还给我房子。你那来的房?凭什么给你房?就因为你是厂长?他妈拉个巴子的,谁的肉你都敢叨。(对观众)你问问大伙有没有意见?对你恨不恨?咱家就你和小雨是干部。是干部就得为共产党干好事。谁要是来邪的,

我把他卵子给割下来！

宋 河：爸，我说你什么好呢，不能还是48年的思想。那时候吃高粱米，现在吃大米，时代变了，人也得变。工厂是我家，共产党是我妈，要吃我就吃，要拿我就拿。

老宋头：你放屁！他妈拉个巴子的，你是变了。还要拿你就拿，照你这么干，那不是公家买马个人骑，骑来骑去变成驴，最后剩下一层皮？平常我一闭上眼睛我就想起那战争年代，一个一个人在我面前倒下去。建国多不容易呀！可是你，房子你给我拿回去，我不要。

宋大妈：干事可要靠实啊！房子是个大事。你看老吴家，老头七十多啦，孩子是个傻子，一家七口人，住一间草房，多困难呐！房子要是厂子的，就给他们，咱不要。

宋 河：妈，你别说了，房子不能给他。

老宋头：这是你老婆肚皮呀？你说怎么的就怎么的？房子给老吴家定了。

〔宋雨、方方上。〕

老宋头：老二回来啦？

宋大妈：是方方。

方 方：这是给您买的酒。

老宋头：儿媳妇买的酒，我喝，点心我吃。冲你厂长来的，我不稀罕。裤裆抹黄泥，不是屎也是尿。那叫什么事！

宋 河：别把问题看的那么严重。

老宋头：我看你是脑袋进水啦。你个小驴蹄子，干什么事连个规矩都没有。房子你也敢往回拿，你怎么没把厂子给我拿回来？把钥匙给我，我送给老吴头。

宋 河：这是照顾厂领导的，他算老几？

老宋头：美兰，你前天给我说的，现在的干部都什么？

美 兰：楼，楼，楼，漏。

老宋头：怎么回事，你说说。

美 兰：楼，就是领导见钱就划拉。楼，就是见了房子就要。楼就是见了漂亮女人就楼，就上炕。漏就是偷税漏税。

老宋头：听见没有，你给我房子那就是第二个字，你欠火！

宋 雨：爸爸，到底是什么事？

宋 河：行啦，行啦，别问啦。

美 兰：二哥，走，打麻将。

宋 雨：你先玩，我和你二嫂有点事。

美 兰：爸、大哥，妈等着呢！

老宋头：你呀！

〔老宋头，美兰，宋河下。〕

宋 雨：方方，你找我什么事？

方 方：好事。

宋 雨：什么好事？

方 方：你把眼睛闭上。

宋 雨：你看你，怎么象个小孩子。

〔方方将一个取货票放到宋雨手上。〕

宋 雨：这是什么？

方 方：你看吗！

宋 雨：长虹彩电，这是谁的？

方 方：你的。

宋 雨：我的，谁给的？

方 方：你别管，给就要。下午你把它拉回家。

宋 雨：方方，你应当了解我，这不明不白的彩电我不能要。

方 方：你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什么事都那么正经。这是家里事与工作没关系。

宋 雨：方方，你别叫我上火好不好？这是谁给的？

方 方：是大哥。

宋 雨：大哥给你彩电干什么？

方 方：你问这么多干什么，自己的哥哥给就要呗！

宋 雨：大哥又不是电视公司的董事长，他哪来的彩电？

方 方：我忠心耿耿地给他当会计，这是对我的奖励。

宋 雨：不对，一定是有什么事。你告诉我，最近你帮他干什么来？

方 方：你问这些干什么？

宋 雨：告诉我，听见没有，告诉我。木器厂大哥是砸死坑，少交税就是个人多得钱；是不是……

方 方：行啦，行啦。自己的亲哥哥，用得着那么认真。大哥对咱们够意思，你

不能丧良心。再说这是40寸的,我要。

宋 雨:要是公事,公事公办。大哥给你彩电这就是私,他怎么没给别人?

方 方:你不是他二弟吗!

宋 雨:我看不那么简单,我告诉你,你不能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。你这象鱼…

方 方:什么驴?

宋 雨:我是说鱼,一见食你就咬,一咬就叫人家给你吊上去。占小便宜,吃大亏。

方 方:他是你哥!

宋 雨:是哥也不行,哥也可能是吊鱼的,这样的事我略映。

方 方:家里的事,也得听我的。

〔宋雨一下子将货单握成团。〕

方 方:你干什么?

〔宋雨又冷静下来,将货单打开。〕

宋 雨:我认为肯定是有关税务。我是乡税务负责人,听我的,把它还给大哥。

方 方:就你假正经。

〔方方甩身走下。〕

宋 雨:彩电五千多块,随便送人?(摇头)

〔麻将声,宋河走出。〕

宋 河:行啦,你们玩吧,我还有事,

宋 雨:大哥,来的正好,你们木器厂半年没交税啦,我是税务负责人,你们不交税,别人会以为我做了什么手脚。

宋 河:这你放心。大哥过去是县里干部,纳税是公民的义务,税我马上交,一个子也不欠你。不交税,拿什么修公路?拿什么建医院?拿什么养干部,养解放军?

〔方方上。〕

方 方:我插一句,厂子陈总病的很重,听说是癌症,大哥是不是去看看?

宋 河:回头再说吧,我一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子,哪有时间?

方 方:听说很危险。

宋 河:我知道了,知道了。〔方方下。〕

宋 河:现在办厂子不易呀。工资得钱,防火得钱,看病得钱,就请客送礼一年就是80万。不这样货就出不去。你知道,我都快疯了!所以有件事还

得请二弟帮忙。

宋 雨：什么事？

宋 河：我们的账，你就说今年查过了。

宋 雨：为什么？

宋 河：就算你帮了哥哥的忙。

宋 雨：大哥的话我明白了，是不是有违章票据？还是开了替联发票？说句实在话，开替联发票到买家一查就破。但是税务要是开绿灯，就可以混过去。大哥是要我开绿灯？

宋 河：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也不瞒你。我是开了替联发票，就是为了少交几个税。这事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，事后好处费，一个不少你。

宋 雨：这是偷税，要受国法处置。大哥你应当知道。

宋 河：我是你哥！你看看你，二叔家开了一个文具店，你收税还不好意思，特意买了几瓶酒，可倒好，酒钱比税钱还多。税官还有象你这么当的？简直是“他老人家”。

宋 雨：买酒是私，收税是公，两回事。有句话咱们应当认识，国字里面没有王字不成国，国无税不成国，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收税，你还能不知道？

宋 河：行啦，你少给我上政治课。有什么了不起，你是税务负责人，你不查谁敢吱声？

宋 雨：可这是偷税，你不怕犯事？

宋 河：英雄和死亡就差一步，你用不着当这多变年代的不变者。那是傻子。街上摆小摊的就得心狠，心不狠就挣不着钱。

宋 雨：不管怎么说，这个事不行。

宋 河：我看你也不分家里外头啦。你结婚我拿钱，你媳妇没工作，我叫她当了会计。你干税务那是我和县领导说了话。你知道为这事我花了多少钱？你大哥那点亏了你？怎么叫你办点事就这么困难？

宋 雨：大哥，你对我的好处，我不能忘。我会想办法报答你。可偷税咱不能干，我这是爱护大哥。你可以说我不够意思，你可以骂我，可我不能同意。你想想爸爸能同意吗？三弟能同意吗？小妹能同意吗？如果他们有一个同意，我就给你办，你看怎么样？

宋 河：算了，不行就算了。你让我说你什么好。这是私事，家里事，家里事！

宋 雨：大哥你怎么变成这个样，你还是党员啊！

宋 河:党员也是人,党员也要生活。我变了,我看你也变了。你不象我二弟啦。我看你象政治局委员!

宋 雨:大哥,咱们是亲哥俩。咱们实打实地说,(拿出货单)这是你送给方方的?就是为了这个事?

宋 河:这是关系单位送的,我又送给你啦,这也是罪过?

宋 雨:你想得到回报。

宋 河:够了,不要拿回来,有人要。

宋 雨:是你不让方方开发票,给你创造条件?方方也有错。

宋 河:我们厂子的事你都知道,看来这个会计我是用错了。今天我通知你,方方这个会计我不用了,给我马上回家,种大地!

宋 雨:大哥!

宋 河:我不是你哥。

宋 雨:大哥你听我说……

宋 河:你不要说了,明天就走。

〔宋雨下。〕

宋 河:我今天这是怎么啦?怎么这么不顺。

〔宋涛,肖妹上。〕

〔宋涛一拐一拐很是困难,肖妹扶他坐下。〕

肖 妹:你这是怎么啦。比前些日子严重啦?

宋 涛:没事,没事。

宋 河:三弟走路还困难吗?

宋 涛:没事,这几天有点感冒。

宋 河:(拿出房票钥匙)这个给你吧。

宋 涛:这是什么?

宋 河:在镇里弄了间房,我寻思叫爸去,说什么也不去。还把我教训一顿,他不去你去。

宋 涛:这房子……

宋 河:这是厂党委,照顾厂级领导的。

宋 涛:我首先得谢谢大哥。可是我不能要。厂子好不容易买几间房,没住房的还争不到,我要去那不给你添乱吗?

宋 河:你是公伤,谁敢说什么?